

林 行

譯文全集
47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 行

譯文全集
47

 上海書店出版社

林紓譯文全集 第四十七冊 目錄

情翳	一
興登堡成敗鑑	一一三
情天補恨錄 (上)	二四五
情天補恨錄 (下)	三二三
妖髡纒首記	四〇三
三種死法	四九一
善良的騙子 (十三篇)	五〇一
信託公司	五〇二
杏核	五〇六
世界大學	五一〇
同生丸	五一四

檢察長

五一八

美人局

五二〇

破術

五二四

偽幣

五二六

象牙荷花

五三〇

金墻股票

五三三

綁票

五三九

訪員

五四三

一豕五千

五四九

亨利第五紀

五五三

秋池劍

五七一



情 翳

說部叢書第四集

第十九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情 翳

美國魯蘭司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吳縣毛文鍾

第一章

在凱司登大屋之中。凡遇豪燕。則門外別懸一燈以示客。大鐵門之次。懸三燈。有一英里長之馬路。直達其門。每遇大風。燈光爲風所顫。閃閃不定。一夕風停。燈光所射絕遠。有一女子。自馬車中于于而來。自念此路之修。較吾兒時爲異。詎有人引而增長耶。因太息。以皮篋易於左手。言曰。吾甚願留此篋於是間。不更挈提以出。斯幸矣。遂邐迤近大門。左顧頗形慄懼。此女子在燈光中。視之。軀幹非高。然風貌佳絕。旣至大門。置皮篋於地。遲遲未敢掣鈴。少須

始以手引之。失聲笑曰。必克生啓關時。見我當立生其嗔怒。此時聞有足音。似閨者出。顧大門堅實無縫。不能內窺。但以履聲揣之。似非生人。女子卽呼曰。趣開此門。閨者果怒而拔扃。曰。此大門非婢僕所能行。惟主人始由是出入。吾思爾必新來之傭婦。幸勿走此門。左轉由小門入。女子曰。老必克生聽之。吾非僕妾。胡能入彼小竇。必克生曰。來者其巴美拉。何爲令人驚怪。汝一人將此皮篋來耶。皮篋且授我。篋重汝安能勝。巴美拉曰。吾實獨行至此。試思吾力何如。吾實不料能力勝此篋。至於家中。且今夕有延客乎。勿驚座客。必克生見皮篋極重。顧巴美拉曰。此篋足斷爾腕。令死。巴美拉曰。汝旣不勝其重。且寘之地。吾仍自挈以入。或令他僕提之。必克生不答。仍前行。少須言曰。汝大歸之事。告家人乎。女曰。未也。

必克生曰。汝與彼家佛。因踽踽自歸耶。女曰。然。必克生曰。此歸殊倉卒。法宜先告之長老。女笑曰。必克生。吾實告汝。此事滋祕。必克生曰。吾以爲必有新奇之事。見示。乃仍留此。倔强之行爲。然吾久已知汝矣。女不答。意欲由書室之後。直抵樓上。或無人見。甚恨今夕。乃逢盛會之事。令人不能自如。因問必克生曰。今夕何客。答曰。衆方講習戲文。備明日演之。爾今夕亦充數乎。女嘆息曰。吾何必爲此。已而入室。女令必克生置皮篋。必克生不悅曰。汝謂以心上之力。及身中之力。能任此乎。女笑曰。吾又何知。惟欲爾勿悖吾言。必克生曰。汝果登樓。吾必將此篋而上。萬勿見卻。女脫手套。示作批頰之狀。曰。汝宜與亨利爵士。同置巨囊中。撲殺之。必克生不答。仍前行。穿密林而過。及樓下。言曰。亨利爵士。乃聽爾夜行乎。女曰。

此非亨利迫我爲此。惟日來躁怒非常。動卽譙詈。初無人理之可言。

第二章

女聲吻中。雖不露悲惻之容。然自明瞭者聞之。必知其心有無窮之悽梗。女曰。必克生。幸諒我勿怒。吾思爾日來腦力昏也。必克生曰。烏能不諒。唯汝以少婦夜行。吾心如何能耐。女郎以手拊必克生。生曰。必克生。吾今決不能與亨利同居。其人旣老且狂。吾本不欲嫁之。顧乃以力逼我。旣事非人。則不能不曲意事之。今茲萬萬不能更忍。故夤夜私逃。但攜此篋。卽家人力趣吾歸。吾決不應。想凱林登夫人必大怒。加我以詞色。然怨耦萬難同居。後母之威亦不能抑我。此時有人方噙菸卷。行近女前。必克生曰。曲由朗先生至。

矣。女爲之赫然。顧雖不知其何因。然以女震驚之狀言之。知後來必有緣法在內。女聞曲由朗名其始。大驚曰。公爵至耶。已而少定。公爵以爲女僕與閹者言耳。旣近女前。卽曰。巴美拉。汝胡爲夜歸。不先示家人。女曰。吾徒行至此。辛苦極矣。不圖得爾慰勞。公爵曰。汝徒行歸耶。其歸何事。女曰。請爾受必克生之皮篋。爲我將至樓上。以篋重而必克生老也。吾道中提挈而來。其重弗勝。必克生又焉能勝之。吾方與必克生爭競。而必克生固執。不可人意。因顧必克生曰。汝勿嘵辯。卽謂公爵曰。汝爲我將之。公爵卽立挈此皮篋前行。將別令必克生爲己將物事。此物蓋爲今夕試演時所應用者。因謂必克生曰。吾代爾將此篋。汝趣以吾某物至演習之所。女遂同公爵入門。女初意不令人知其歸。旣見公爵。因問曰。吾固知

凱司登中。多習戲之事。吾幸能及其期。思吾後母。方張王其意氣。歡笑無已也。公爵心中似有感。言曰。汝何爲遽歸。似非應爲之事。女笑曰。曲由朗。汝乃不知。吾之所行。不得已也。曲由朗曰。吾思且勿樓居。可至凱林登夫人處。襄助爲理。亦可得其歡心。此時女在燈光之下。益形其美麗。笑謂曲由朗曰。吾決不往。後母誤我。成此惡因緣。吾何爲面之。今旣遄歸。然亦不攄懷以告。汝意云何。公爵曰。汝果爲吾妹者。尙能以正辭相詔。今爲中表。似當引嫌。女見公爵有憐惜之容。卽汪然欲涕。幸未發聲。女曰。今夕且勿驚後母。防阻其佳興。曲由朗且爲我密呼愛倫至此。愛倫能爲我冀除一室。俾得容足。因思此爲吾父之室。實非吾家。然今夕決不能行。當以明日議之。因趣公爵曰。汝趣呼愛倫至此。愛倫前二日。方以書予

我。公爵心爲惻然。不得已爲呼愛倫。女獨立甚悲。已見短胖之婦人至。心方釋然。呼曰。愛倫。吾實在不得已。於是二人堅把其手弗釋。愛倫曰。吾親愛之女公子。汝來幸無人見。爾舊居之室。吾已汛掃矣。少須即可入息。女卽把愛倫之手。曰。今夕相見甚歡。吾今願久居於此。以續前此之歲月。於是復引手同至一精室之中。此卽巴美拉生長之區。蓋力爲後母驅逼而嫁此狂且者。

第三章

巴美拉得愛倫爲之奔走。中心滋樂。又眼中時睹未嫁時之物事。與前初無分別。唯習玩之物全非。乃無意於櫥中。竟得舊時寢衣一襲。愛倫爲之生火於罏。巴美拉曰。愛倫爲時不已五月耶。奈何尙須罏火。愛倫曰。屋久無人居。防有霉溼之氣。故須火以祛之。且

女公子不已。冒寒乎。女曰。未也。卽微梳其髮。易絳衣。而風貌尤美。愛倫心念如此。韶齡奈何遣嫁。且嫁彼狂且何也。女小坐。鱸次言曰。屋固霉溼。然時非用火之時。遂臨窗而坐。謂愛倫曰。今夕園中車多客盛。想吾廳事狹幾不能容矣。愛倫方爲女鋪牀。言曰。屋本非潮溼。吾心實防女公子道上招涼。故請近火。且自女公子行後。吾時時至此。汛掃拂拭。無敢後時。女曰。愛倫亦預料吾歸乎。愛倫曰。爲女公子之故。夫人雅不欲。然吾力爭留此。臥闥時時拂拭。夫人怒絕。顧以我有操作之能。不加驅遣。女曰。愛倫。吾此次大歸。吾父將何言。愛倫曰。主人必無定見。女曰。此非吾家乎。吾父胡至不能自主。且吾生長時。夫人尙未蒞也。前此吾身卽吾父掌上之珍。想夫人亦不敢下逐客之令。况吾爲吾母所生。後母固有權力焉。

能逐我。愛倫卽力抱巴美拉曰。據女公子辭氣。似有難言之隱。女
瞪目不能答。愛倫復執其手親之曰。女公子與亨利有違言乎。女
曰。吾在彼家遇險已十餘次矣。此人兇如醉貓。狂妄無極。前一星
期幸爲國人馬丁閉吾於屋中。力捍門外。不聽醉人入而毆我。據
醫生言。亨利腦中爲驕陽所中。故腦筋亂。又言爲寒疾所中。吾又
焉知之者。唯吾意萬不能更與同居。人言亨利沈湎已久。不在今
日。吾父或不之知。想夫人必前知之力。陷我於死地。愛倫汝記否。
吾前此曾力求夫人不宜嫁此狂且。而夫人堅持以爲不可。時門
外有足聲。二人遂無言。似此人與人爲別者。足音已近寢門。門關
矣。此人頗高。以二手叉胸。年事尙少。貌亦韶秀。似屬女郎。及晤面
時。則大於巴美拉已十餘歲矣。此人衣黑衣。襯其雪膚。尤極動目。

卽凱林登夫人也。謂愛倫曰：汝出。吾將與巴美拉獨對。女執愛倫之手曰：明日遲明卽至。遂與親吻而別。女作淡漠之狀。延坐。夫人曰：爾父趣爾。明日卽歸。且囑吾不能相見。必至爾家。方有言說。女笑曰：此語果出吾父之口乎？夫人自知妄言。又曰：若翁甚怒。吾今告汝。若翁病甚。女又笑曰：吾心甚疑。後母好進讒言。且平日陷我。我了了知之。夫人色赤曰：汝倔强。猶昔然。尙不敢公然指斥。發爲惡聲。女曰：我之待後母。猶後母之待我。今欲更下辣手。恐不能及。且吾知後母至深。方爾來爲我保母時。奸謀一一已在我心眼之中。後母能侮弄家人於股掌之上。故亦不以我爲意。後母入吾父之心。如猾蟲。故父意旋爲之改。後母當自鑒良心。已置我於極地。尙不自覺乎？夫人聞言。以目自視其手。曰：汝視後母。無禮亦沿流。

俗之習慣耶。吾苟非善人者。汝今日惡言萬無善果。幸吾不以小事生軒波。汝幸勿以惡念嚮我。吾實告汝。非爲汝唐突。吾卽無歡。唯日夕望汝自新。於是二人相視無語。而巴美拉亦以怒目相視。夫人曰。巴美拉。汝宜早歸。爾父之言猶法律也。萬萬不聽。汝留此。必待汝歸後。與亨利和洽者。爾父方始與爾通問。

第四章

巴美拉不答其狀。甚悲。忽自開其窗。面夫人曰。此間不願爾留此。旣聞父命。汝使事畢矣。夫人徐徐出戶。言曰。巴美拉。汝所須何物。但告愛倫。欲須馬車者。亦聽。汝用之。女曰。汝用心過慈。卽引目視窗外之月。不期思及少時。風景然。心中幾欲自盡。乃力闔其扉。語曰。老天。請佑我也。遂伏哭於榻中。悲聲直達戶外。已而自言曰。吾